

在一個正常的總統任期內，國防部長選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而總統則按照慣例接受這一選擇。當時，馬蒂斯準備選擇米利去身兼兩職，即北約駐歐洲盟軍最高指揮官和美國歐洲司令部司令。馬蒂斯曾說，他相信米利牛氣沖天的個性，會是推動歐洲盟友在集體防禦上投入更多資金、關注迫在眉睫的俄羅斯威脅的最佳人選。但當時與川普關係密切的一群前陸軍軍官，一直在遊說由一名陸軍將領擔任主席一職，而陸軍參謀長米利顯然是不二人選。在重視謹慎和言辭克制的最高層軍事文化中，米利以健談和堅定而著稱，儘管如此，他還是受到許多陸軍領導人的歡迎，部分原因是他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表現出了高效的戰鬥力。作為波士頓工人階級的兒子，米利曾是一名曲棍球運動員，說話直率，有時甚至粗暴。他曾對朋友說：“我是該死的水手大力水手。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這群前陸軍軍官，包括當時擔任陸軍部長的埃斯珀和西點軍校畢業生戴維·烏爾班，都認為川普會喜歡米利，因為他既有普林斯頓大學的本科學位，又有冰球運動員的個性。烏爾班告訴我：“我瞭解川普，知道他在尋找一個徹底的肉食動物，而米利正符合他的要求。他滿足了川普的許多要求。”2018年底，米利被總統召見。會面之前，他在西翼辦公室拜訪了凱利，被告知川普可能會請他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但凱利說，如果可以選擇，他應該迴避這個角色，“如果他讓你去歐洲，你應該去。這太瘋狂了”。在這次會面時，凱利正與伊萬卡·川普和賈里德·庫什納（他酸溜溜地稱他們為“皇室夫婦”）發生一系列爭執，他想在混亂的政府中實施秩序管理方面收效甚微。**注：凱利與川普的“中世紀的宮殿”斗法就省略了。**

前政府官員告訴我，斯蒂芬·米勒和彼得·納瓦羅（注：最近被刑事起訴）等川普的助手，當然還有川普本人，每天都提出荒謬、反民主的想法。鄧福德已經成為在白宮避開這些助手和其他人的專家。**注：川普白宮一幫“臨時水管工”被刑訴起訴者衆多。**

凱利陪同米利來到橢圓形辦公室。米利向川普敬禮，然後坐在總統對面。川普說：“你來這兒，是因為我要面試你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職。你對此怎麼看？”米利回答道：“你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這時，川普轉向凱利說：“馬蒂斯想讓他做的另一份工作是什麼？在歐洲的某個地方？”凱利回答說：“那是歐洲最高盟軍司令(SACEUR)，歐洲盟軍最高指揮官。”川普問：“那是做啥的？”（注：這個活實文官）那是指揮駐歐洲的軍隊。”凱利說。（注：實際是指揮北約在歐洲的軍隊）哪個工作更好？”川普問道。凱利回答說，聯席會議主席是更好的工作，於是川普說讓米利擔任這一職務。會議結束後，談話轉向了許多不同的方向。但川普一度回到了工作邀請上，他對米利說：“馬蒂斯說你對變性人心慈手軟。你對變性人軟弱嗎？”米利回應說：“我對變性人不軟也不硬。我關心的是美國軍隊的標準，是誰有資格在美國軍隊服役。我不在乎你和誰上床，也不在乎你是什么人”。

在首都波托馬克河對岸的邁爾·亨德森聯合基地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米利開始對川普對待士兵的態度，有了令人不安的瞭解。米利選擇了一位身負重傷的陸軍上尉路易斯·阿維拉演唱“上帝保佑美國”。阿維拉曾參加過五次戰鬥，在阿富汗的一次簡易爆炸裝置襲擊中失去了一條腿，兩次心臟病發作，兩次中風，腦部受傷受損。對於米利和全軍的四星將軍來說，阿維拉和他的妻子克勞迪婭代表了傷兵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和尊嚴。那天下了雨，地面鬆軟，阿維拉的輪椅一度有翻倒的危險。米利的妻子霍莉安娜跑過去幫助阿維拉，副總統邁克·彭斯也跑過去幫忙。阿維拉表演結束後，川普走過去向他表示祝賀，但隨後在幾名目擊者的耳邊對米利說：“你為什麼把這個人帶到這兒來？沒有人願意看到這樣的傷員”。川普告訴米利，再也不要讓阿維拉出現在公眾面前。**注：米利邀請了阿維拉在他的退役儀式上演唱。**

（四）故事發生在紐約州北部的德倫堡，當時米利正在指揮第10山地師，時間是2011年。他的父親和父親的弟弟湯姆（注：朝鮮戰爭老兵）前來參加他的指揮權交接儀式。米利回憶說：“我父親一直很討厭軍官。從我還是少尉到上校，他每天都在說‘你什麼時候退伍？’然後，突然就變成了‘我的兒子，將軍。’”他接着說：“我們舉行了整套儀式，部隊上場、禮儀、大炮、軍號，然後在

家里舉行招待會。我把日本國旗掛在牆上，就在壁爐上方。這是我父親從塞班島帶回來的旗幟。那天晚上，他穿着T恤和拳擊短褲坐在那裏，可能喝了不止一杯，只是盯着那面日本國旗。凌晨一兩點鐘，我們聽到了人發自內心的尖聲，有人大喊，‘湯姆，你醒起來了！湯姆，日本鬼子來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得帶孩子們離開這裏！’於是我妻子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說是你爸爸。我說是的，我想到了。然後我就走了出去。我爸爸那時已經80多歲了，患有帕金森症，行動不是很方便，但他還是跑到了走廊上。我抓住他的兩只胳膊。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說，‘爸，沒事的，你在加拿大邊境的第10山地師’。湯姆

有一次，第10山地師師長勞埃德·奧斯汀（注：現任國防部長）訪問巴格達，米利帶他參觀了街道，結果米利、奧斯汀和戴維森乘坐的悍馬車被打中。戴維森回憶說：“馬克滔滔不絕的說着，我不記得他在說什麼，但突然發生了爆炸。我們的第二輛車被擊中了。奧斯汀的車窗碎了，但我們沒有停下，而是沖了過去。插入奧斯汀車門的是一塊四英寸長的彈片。如果彈片穿過門縫，就會把奧斯汀的頭削掉。當時的情況就像，‘我的媽呀，我們差點害死了指揮官’。這不會有好果子的”。當我最近向奧斯汀提起這件事時，他說：“我還以為是馬克要殺他的上司。”我說：“這是殺死老闆的精心策劃”奧斯汀笑着回答，“

什麼大不了的”。然後接着說，“你們”，指作戰士兵，都是殺人犯。這有什麼區別？”當我就這些事件詢問米利時，他解釋了他對戰鬥中行為的大體看法。他說：“戰爭中會發生意外，會有無辜的人喪生。還有故意違反戰爭規則的行為，部分原因是所有參加戰鬥的人，在心理和道德上都或多或少墮落。要防止你或你的部隊走上這條墮落之路，需要非常嚴格的道德和身體紀律。”“我以加拉格爾為例。他是一個堅強的傢伙，一個堅韌不拔的海豹突擊隊員。經歷過很多戰鬥。在这一切中，有一點‘上帝保佑我’的感覺。發生在加拉格爾身上的事，可能會發生在很多人身上。”米利告訴我，他的一位朋友，以色列國防軍前參謀長阿維夫·科查維

給了他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布朗寧的美國學者，書名叫《普通人：後備警察101營與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米利說：“這是一本偉大的書。”那本書講述了來自漢堡的普通警察被徵召入伍，成為跟隨德國國防軍進入波蘭的警察營，最終屠殺了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他們就這樣墮入了野蠻行徑。這是道德淪喪的問題”。

（七）拉斐特廣場事件一周後，米利在國防大學的演講中道歉，這次演講幫助他修復了與軍官團的關係，但破壞了他與川普的關係。**注：在BLM運動中，川普強行拉米利(穿軍裝)等人去拉斐特廣場擺拍。**給外界造成軍方支持總統反對BLM運動等違反憲法的不良印象。“什麼是壞事，有不同的角度。真正糟糕的日子是有人在戰鬥中喪生，”米利告訴我，“但從個人和職業角度來看，那90秒鐘顯然是我40多年服役生涯中的一個低谷。那90秒令人心碎，對我來說是一個糟糕的時刻，因為這觸及了機構公信力的核心。”米利和川普在個人榮譽問題上的鴻溝，在拉斐特廣場之後變得顯而易見。川普在一份聲明中提到米利的道歉時說：“那一刻，我看到他沒有勇氣，也沒有技巧。”米利的看法則不同。米利告訴我：“道歉是力量的展示。西方哲學中有一個完整的救贖概念。它是我們的哲學，西方宗教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是會犯錯的，我們會犯罪，我們會犯錯，當你犯錯時，你要承擔錯誤，承認錯誤，然後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採取糾正措施，繼續前進。”**注：該道歉和認錯時必須道歉和認錯，才可能是真正的紳士。**

（八）在拜登總統就職日之前，他一直是個努力勞心的苦行僧：安撫盟友，告誡對手；反對與伊朗關係降級；提醒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家軍事指揮中心注意不尋常的請求或要求；密切關注埃斯珀被解職後，川普派遣到五角大樓領導層的人的活動，米利和其他人懷疑這些人有意利用軍隊推動川普繼續擔任總統的努力。埃斯珀（注：防長）被解職後不久，米利告訴帕特爾和另一位被派往五角大樓的川普忠實擁護者埃茲拉·科恩·瓦特尼克，如果他們做出任何阻止拜登在1月20日宣誓就職的非法行為，他將確保他們“在鐵窗中”看清這個世界。兩人都否認受到過這樣的警告。

最近，我向米利詢問了他與川普手下的接觸情況。按照他的習慣，他盡量淡化了那些日子的戲劇性。我說：“你真正的警告過政治任命官員，如果他們從事叛國活動，就會受到懲罰。”他回答說，“我沒那麼做，有人說我這麼做了？”你警告過卡什·帕特爾和其他人，他們在胡鬧，不應該這樣？”“我沒有警告過任何人我會讓他們為任何事負責。”“你警告過他們，如果違法或違背誓言，就會被追究責任？”突然，沉默了一下。“是的，當然，在談話中。”他說。“我的工作就是提供建議，所以我建議人們必須遵守法律。我一直在提供建議。”**注：問話的方式很重要**

2021年1月12日，米利將軍明確表示，在川普對國防部進行大規模人事調整之際，他將效忠於憲法：“我們不向國王或女王、暴君或獨裁者宣誓。我們不會對某個人宣誓，我們只對憲法宣誓。”

當天，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副主席、海、陸、空、陸戰、太空軍、國民自衛隊的最高指揮官一共八人聯名發備忘錄：譴責國會騷亂，宣誓維護憲法。

隨着米利交出主席一職，他也將搬出Quarters Six。我曾多次去拜訪他，幾乎每次他送我到門廊上時，都會戲劇性地眺望我們面前的城市，被洗劫但未被燒燬的國會大廈，然後說：“羅馬沒有陷落！”有一次他回應，“羅馬還沒有陷落”。

——地球村公民佔全喜譯注
2023年10月5日



走出來說，‘該死的，快去睡覺吧，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們打贏了你們的戰爭，我們只是打平了我們的戰爭’。我覺得自己好像在演B級片。總之，他冷靜下來了，但你看，事情就是這樣。100%經歷過重大戰鬥的人都有某種形式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多年來，他一直不肯去退伍軍人事務部，最後我說，‘你在硫磺島和塞班島的海灘上打過仗。退伍軍人事務部就在那兒，你不妨去看看’。最後他們給他做了診斷。”

（五）米利從未懷疑過自己會像父母一樣服役，儘管他並打算以軍隊為職業。普林斯頓大學招募他去打曲棍球，他當時主修政治科學，正在撰寫關於愛爾蘭革命游擊隊運動的畢業論文。他加入了預備役軍官訓練營，並於1980年6月被授予少尉軍銜。軍旅生涯始於他在第82空降師汽車修理廠擔任維修官，這並不讓他感到興奮，於是他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了綠色貝雷帽部隊。2001年9月11日之後，米利作為旅長多次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休上校羅素·戴維森曾在米利指揮第10山地師一個旅時，擔任他在巴格達的作戰參謀。他回憶起米利的口頭禪：“聽着槍聲前進”。戴維森欽佩地說：“我和他一起被轟炸了九次。”戴維森目睹了人們經常提到的米利最著名的個人英勇行為，當時他在夜間跑過一座有誘殺裝置的橋，阻止兩輛美軍坦克通過。“我們和坦克之間沒有通訊聯繫，老闆不顧自己的安危跑過橋去阻止坦克上橋，”他告訴我。“這是值得一看的情景”在戴維森和其他為米利而戰的人的記憶中，米利是個永不停歇的鬥士。戴維森說：“我們在一條街道上行駛，我們知道我們會被擊中，街道變得冷冷清清，砰砰，一發子彈在我們右側爆炸。一切都變黑了，擋風玻璃在我們面前四分五裂，我們的一名炮手被一大塊彈片擊中。我們跳下逃生，米利說，‘哦，你們想打架嗎？那就開打吧。於是我們開始追捕壞人。米利派一輛悍馬車載着傷員返回，然後我們就開始踢門”。戴維森接着回憶說，“還有一次，他想要在城區農田與小村莊交錯的特定區域開戰。於是我們就採取了一些措施，在馬車周圍繞圈，想吸引火力。他從小接受的教育認為，在固定指揮所進行指揮控制的指揮官，在很多方面都是孤立的。所以他幾乎每天都在戰場上”。

你得讓它看起來可信。”

（六）就任主席後不久，米利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境地：他試圖教導川普總統如何區分適當的戰場侵略性和戰爭罪行，但卻以失敗告終。2019年11月，川普決定干預軍事司法系統審理的三起不同案件。在最臭名昭著的案件中，海豹突擊隊隊員埃迪·加拉格爾因與一名“伊斯蘭國”囚犯的屍體合影而被判有罪。雖然加拉格爾被認定謀殺罪名不成立，但有證人作證說他用獵刀刺傷了囚犯的脖子（加拉格爾的綽號是“刀鋒”）。作為一項非同尋常的措施，川普撤銷了海軍對他降級的決定。川普還赦免了一名陸軍低級軍官克林特·洛蘭斯，他因命令士兵射殺三名手無寸鐵的阿富汗人而被判二級謀殺罪，其中兩人死亡。在第三起案件中，一名名叫馬修·戈爾斯泰因的綠色貝雷帽，被指控殺害了一名手無寸鐵的阿富汗人，他懷疑這名阿富汗人是塔利班的炸彈製造者，然後掩蓋了殺人事實。

當月，在佛羅里達州的一次集會上，川普吹噓說：“我為三位偉大的戰士挺身而出，反對深層國家。”總統的干預包括決定允許加拉格爾保留他的三叉戟徽章，這是所有海豹突擊隊隊員都佩戴的徽章。徽章上有一個錨和一只老鷹，老鷹手持一把燧發槍，坐在水平的三叉戟上。這是整個美國軍隊中最令人垂涎的徽章之一。對海軍來說，這次特殊的干預非常麻煩，因為按照傳統，只有指揮官或三叉戟審查委員會的一群海豹突擊隊員，才能決定隊員是否不配成為海豹突擊隊員。一天深夜，米利在“空軍一號”上試圖說服川普，他的干預損害了海軍的士氣。他們當時正從華盛頓飛往特拉華州的多佛空軍基地，參加“有尊嚴的移交”，即陣亡軍人的遣返儀式。“總統先生，”米利說，“你必須明白，海豹突擊隊是海軍這個大機構中的一部分。至於如何處置加拉格爾，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你不要干預。這取決於機構，他們有自己遵循的規則”。川普稱加拉格爾是英雄，並說他不明白為什麼要懲罰他。米利說：“因為他割斷了一名受傷囚犯的喉嚨。”“無論如何，那個人都會死，”川普說。米利回答說，“總統先生，我們有關於戰鬥中發生的事情的軍事道德和法律。我們不能做這種事。這是戰爭罪。”川普回答說，他不明白“有